

被称为当今唯一的惊悚天才 国际畅销书作家

XINTIAO WENKU
心跳文库

现实与童话中的疯狂杀戮

司摩基尔河边 时疫 Merciless



YZLI0890120526

[美] 理查德·蒙塔纳里 著
Richard Montanari
陈曦 译 王秋海 审校

群众出版社

司库基尔河边 的女尸

YZLI

Merciless

[美] 理查德·蒙塔纳里 著

Richard Montanari

陈曦 译 王秋海 审校



YZLI0890120626

群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司库基尔河边的女尸 / [美] 蒙塔纳里(Montanari.R.)著;
陈曦译.—北京:群众出版社,2009.6

书名原文: Merciless

ISBN 978-7-5014-4479-3

I. 河… II. ①蒙…②陈… III.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70969 号

司库基尔河边的女尸

著 者: [美] 理查德·蒙塔纳里

译 者: 陈 曦

审 校: 王秋海

责任编辑: 张 蓉

封面设计: 安宁书装

出版发行: 群众出版社 电话: (010) 52173000 转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邮 编: 100078

网 址: www.qzchs.com

信 箱: qzs@qzchs.com

印 刷: 北京通天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32 开本

字 数: 262 千字

印 张: 11.625

版 次: 2009 年 9 月第 1 版 200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14-4479-3/I · 1853

定 价: 29.00 元

群众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群众版图书, 印装错误随时退换

书 评

“蒙塔纳里围绕着一个系列杀手的故事在读者面前呈现出了一部足以令人心脏停止跳动的佳作。”

——《温尼伯自由新闻报》

“这篇惊悚小说太完美了。它那跌宕起伏的情节一路引领读者到达意想不到的精彩结局。堪称经典！”

——《温尼伯自由新闻报》

“引人入胜。”

——《芝加哥论坛报》

“介于幻想与现实之间的精彩描写。”

——《巴尔的摩太阳报》

“理查德·蒙塔纳里在他引人入胜的费城探案小说系列中创造了一个充满了悬疑的世界。”

——《麦迪逊先锋报》

引子

2001 年 8 月

在他的梦中，她们还活着。在他的梦中，她们已经蜕变成为年轻漂亮的女人，有着自己的事业和幸福的家庭。在他的梦中，她们在金色的阳光下熠熠生辉。

沃尔特·布瑞汉姆警探睁开了眼睛，他的心仿佛一块冰冷的石头。虽然明知道这样做没有必要，他还是习惯性地瞥了一眼桌子上的闹钟：凌晨 3：50。这几个数字他再熟悉不过了，这正是六年前他接到电话的时间，从那一刻起，这就成为了他划分每一天的分界线。

就在几秒钟之前的梦中，他还站在森林的边缘，早春冰冷的雨滴从天而降，淋湿了他的世界。现在，他躺在位于费城西部的卧室里，出了一身冷汗。夜很静，唯一的声音来自身旁妻子有规律的呼吸。

沃尔特·布瑞汉姆经历过很多事情。一次，他曾在法庭上看到一个贩毒案中的被告试图咬下自己胳膊上的肉。还有一次，他

见到了一具狰狞的如怪物般的尸体，那个人叫约瑟夫·贝博——一个恋童癖、强奸犯和杀人犯——死在费城北部一间出租公寓里，胸口插了十三把刀，身首分离。他还见过一位经验丰富的警探坐在酒城的马路边上，手里拿着一只鲜血染红了的婴儿鞋，泪流满面。那个人是约翰·朗格，沃尔特·布瑞汉姆的搭档，那是约翰负责的案子。

每个警探都有一个悬案，像幽灵一样无时无刻不在折磨着他们的心灵。如果你足够幸运，躲开了子弹、炸药和癌症，上帝会给你这样一个案子。

对于沃尔特·布瑞汉姆来说，他的案子开始于1995年4月。就在那一天，两个小女孩走进了费芒特公园，再也没有出来。那件事对于每一位住在山脚下的家长来说都是一个噩梦。

布瑞汉姆闭上眼睛，仿佛又闻到了潮湿的泥土和树叶的味道。安妮梅尔和夏洛特都穿着一身白裙子，那年她们九岁。

警方询问调查了当天在公园里的一百多个人，收集分析了整个地区的二十多袋垃圾。布瑞汉姆自己在附近找到了一张从小人书上撕下的插页。从那一刻起，这首诗就像梦魇般在他的脑海里不断环绕：

从前有两个小女孩，可爱又美丽，
在夏日的空气中翩翩起舞，
就像两只旋转的陀螺，
美丽的小女孩，跳着舞渐渐远去。

布瑞汉姆盯着天花板。他翻身轻轻吻了吻妻子的肩，坐起身，向窗外看去。月光中，是夜色笼罩下的城市，城市边缘是浓

密的树荫。在那阴影的后面是一个杀人凶手。

总有一天，布瑞汉姆警探会遇到他。

总有一天。

也许就在今天。

第一部

在森林里

第

1

章

2006 年12 月

他的名字是月亮，他相信冥冥中神奇的力量。

不是那种靠扳手、假钞或是万能钥匙产生的神奇。也不是一粒药片或是一杯饮料带来的神奇。而是让一粒豌豆长成参天大树，让母鸡生出金蛋，或者把一个南瓜变成马车的神奇。

另外，他对喜欢跳舞的漂亮女孩有一种特殊的迷恋。

他已经观察她很长时间了。她二十几岁的样子，有着纤瘦高挑的身材，举止十分优雅，神态中透着淡淡的忧伤。月亮觉得自己是懂她的，并且他确信从某种角度来说，她的想法和他也是相通的——那就是任何事物都有着一种隐藏的吸引力，一种看不到的，不被人欣赏的美——如一片玫瑰花瓣上浅浅的纹路，一对精致而匀称的蝴蝶翅膀，抑或是令人惊叹的天堂的入口。

这之前的一天，他站在洗衣店对面的街角，在黑暗中看着她把衣服放到干衣机里，那一刻，他觉得她美不可言。那天特别冷，夜很静，城市上方的天空好似一幅巨大的黑色壁画。

他看着她穿过凝着雾气的玻璃门，来到了街上，肩上背着刚刚洗好的衣服。她穿过街道，走到了汽车站，不停地踱着脚以抵御严寒。她仿佛从来没有现在这么美过。当她转过头看到他，她知道，他充满了一种神奇的力量。

现在，当月亮站在司库基尔河的岸边，他的身上再一次充满了这种神奇的力量。

他低头看着漆黑的河水。费城在宾夕法尼亚州东南部，是德拉瓦河与司库基尔河的汇流处。德拉瓦河充满了雄性的力量，有着宽阔而笔直的河床。司库基尔河则不然，蜿蜒曲折，透着一股狡诈。这是属于他的河。

正如这座城市，他也有很多张面孔。在接下来的两周，他将会藏起这张面孔，这也是他必须要做的。

他慢慢地把这个女孩的尸体放到了司库基尔河的岸边，最后一次吻了她那冰冷的嘴唇。即使她再美，她也并不是他的公主。他不久就会遇到他真正的公主。

故事就是这样开始的。

她叫凯伦。他叫月亮。

月亮看到了这一切……

第2章

这个城市还是老样子，他刚刚离开了一周，不指望会发生什么奇迹。在进城的途中，他看到了两起事故、五起争执以及发生在三个酒吧门口的打斗。

唉，费城的假期又到了，他心里这样想。

凯文·弗朗西斯·伯恩警探坐在水晶食坊里的一个角落，那是一家位于第十八街的小巧而干净的咖啡店。自从丝城餐厅关了门，这里就成了他在深夜最喜欢光顾的地方。喇叭里播放着猫王的《银色铃铛》，店内的公告牌上写满了祝福的话语，对面街上闪烁的彩灯成了圣诞的代言，空气中似乎都充满了欢乐的情绪。不过现在凯文·伯恩最需要的还是填饱肚子，冲个热水澡，然后好好睡上一觉。因为第二天早上八点他又要开始工作了。

这时他看到了格蕾琴。跟蹦来跳去的鹿和松鼠打了一个星期的交道，现在他需要看看美丽的事物。

格蕾琴把伯恩的杯子拿起来，倒了些咖啡进去。她的咖啡也许不是最好喝的，但是城里没有哪个煮咖啡的女招待比她更漂亮。“有些日子没有看到你了。”她说。

“刚回来，”伯恩答道。“在波可诺山里待了一周。”

“感觉怎么样，一定很不错吧。”

“还好，”伯恩说，“最有意思的是开始的三天我一直睡不着觉，那里面实在是太他妈安静了。”

格蕾琴摇了摇头。“你这个城市里的男孩。”

“城里男孩？我？”他看了看漆黑的玻璃窗上映出的自己的形象——一个星期没刮的胡子，肥大的运动夹克，格子衬衫，满是尘土的登山靴。“你说什么呢？我觉得自己活像是电影《猛虎过山》里的大胡子杰里迈亚·约翰逊。”

“你看起来像是在乡村度假归来的城市男孩。”她说。

她说得没错，伯恩出生和成长都在城里，活动范围基本上超不过两个街区。

“我记得我妈妈刚带着我们从乡下来到这里的时候，我也睡

不着，太吵了。”格蕾琴又加了一句。她的香水味有种让人抓狂的性感，丰唇的色泽如法国勃艮第葡萄酒般诱人。三十几岁的她，褪去了年轻少女的香艳，显现出一种更为摄人心魄的美。

“布兰妮最近怎么样？”伯恩问道。

格蕾琴的女儿十五岁，做起事来像是个二十五岁的女孩子。一年前，她在费城西部的一个聚会上因为持有相当数量的大麻被逮捕。那天晚上格蕾琴给伯恩打了电话，她从没想过一个警察局里是有不同部门的。伯恩不得不找到一个欠自己人情的同事帮忙把事情压了下来，等到审判的时候，指控降为了非法持有，而布兰妮仅仅被判处进行社区服务。

“我觉得她有了不错的变化，”格蕾琴说。“她的成绩进步了，回家的时间也没有那么晚了，当然周末除外。”

格蕾琴离过两次婚。她的前两任丈夫都是暴躁的酒鬼。不过不管发生了什么，她都挺了过来，始终坚强地拉扯着女儿。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人比单身妈妈更让凯文·伯恩敬佩。在他看来，那是世界上最困难的工作了。

“柯林怎么样？”格蕾琴问。

伯恩的女儿柯林可以说是他生命中的灯塔。“她棒极了，”他说，“特别棒，每天都能带给人惊喜。”

格蕾琴微微一笑，那一刻他们是两个宽慰的家长。如果换一个时间，可能就不是这样了。

“我都吃了一个星期的凉三明治了。”伯恩说。“相当难吃，你这里有没有热乎的好吃一点的东西？”

“不吃今日公司的食品？”

“没错，从来不吃。”

她笑了起来。“我去看看还有什么。”

她款款地向后厨房走去。伯恩的目光一直追随着她的身影，毕竟她穿着粉色紧身制服，对伯恩来说是不太可能不去看的。

回来真好。乡下是属于另一类人的：乡下人。其实离退休的年龄越接近，他就越想着离开城市。但是他能去哪儿呢？过去的一周已经淘汰了山林这个选项。佛罗里达？他对龙卷风可没兴趣。西南部呢？那里有大毒蛇。看来他得再好好考虑一下这个问题。

伯恩低头看了看他的表，那是维多利亚送他的礼物。

他和维多利亚·林达斯特姆认识已经超过十五年了，这源于他们对一家美容院的突击检查，而当时维多利亚正好在那里工作。那个时候她还是一个迷茫的十七岁少女，清新漂亮如出水芙蓉一般，家在宾夕法尼亚州的米德维尔。突然有一天，她的生活彻底改变了。她被一个强盗攻击，她的脸也被那个人用小刀残忍地划破了。此后，她不得不忍受了一系列痛苦的手术以修复脸部的肌肉组织。但是没有哪种手术可以缝合她心头的伤口。

他们最近才又开始联系。

维多利亚在米德维尔照顾她生病的母亲。伯恩一直想要给她打电话。他很想念她。

伯恩四下看了看，店里的食客并不多：一对中年夫妇，几个大学女生。靠门最近的一个男人在看报纸。

伯恩搅动着杯中的咖啡。他已经准备好回来工作了。他在想警局里又添了什么新案子，正在进行的调查有了什么新进展，如果有可能的话，已经逮捕了什么嫌犯。事实上，在离开的这段时间里他一直在想着这些问题。这也是他没有把手机带在身边的一个原因。否则他一天至少要做两次是否回来的思想斗争。

随着年龄的增长，他越来越意识到人的一生是十分短暂的。

作为一个警察，他能给这里带来哪怕只有一丁点的改变也是完全值得的。他喝了一小口咖啡，为自己的处世哲学感到十分满意，至少这一刻是。

突然他想到了什么，心脏仿佛停跳了一刻。他的右手不由自主地形成了握枪的姿势，这可不是什么好兆头。

他认出了坐在门口的那个男人，安东·柯罗兹。比起上次伯恩见到他的时候胖了几磅，脸上的胡须多了些，但毫无疑问这就是柯罗兹。伯恩认得他右手上精细的圣甲虫文身，还有那双疯狗一般的眼睛。

安东·柯罗兹是一个冷血杀手。他的第一桩命案发生在费城南部的一个小杂货店里，仅仅因为三十七美元，他一枪干掉了无辜的店员。他们逮捕了他并对他进行了问讯，但是最后不得不放了他。两天后，他在市中心抢劫了一家珠宝店，残忍地杀害了这家店的老板和老板娘。监控录像记录下了这一切，接下来警方立即对整个城市展开了大规模的搜捕，几乎撒下了密不透风的天网，但柯罗兹还是逃脱了。

格蕾琴端着一大张苹果派走了过来，伯恩的手慢慢伸向邻座的露营背包，不紧不慢地拉开了拉链，用眼角的余光观察着柯罗兹。伯恩轻轻地把武器拿出来放到了腿上。他没有对讲机，也没有手机。那一刻，他只能靠自己。但是对于安东·柯罗兹这样的人来说，想要一个人搞定几乎是不可能的。

“你们后面有没有电话？”伯恩轻轻地问。

格蕾琴把苹果派切开。“当然了，办公室里有一部。”

伯恩抓过她别在制服上的笔，在点菜单上写了两行字。

打911。告诉他们在这个地址我需要支援。嫌犯是安东·柯

罗兹。派特警。后门。你看完这个，大笑。

格蕾琴看完笑了起来。“不错啊。”她说。

“我就知道你会喜欢的。”

她看着伯恩的眼睛说：“我忘记把奶油刮掉了。”她说，声音足够大。“等一下。”

格蕾琴转身离开，步态十分从容。伯恩低头喝了口咖啡，柯罗兹没有动。伯恩不确定他是否认出了自己。他们抓住他的那一天，伯恩审讯了他四个多小时，两个人怒目相视，几乎要拳脚相加。经过这样的接触，任何一方都不太可能会把对方忘掉。

不管怎样，伯恩都不会让柯罗兹走出那扇门。他一旦离开了饭馆就会再次消失得无影无踪，他们也许再也找不到他了。

大概三十秒之后，伯恩向他的右侧看了看，看到格蕾琴在去往厨房的过道里。她的表情显示出她已经打过电话了。伯恩把武器握了握。

突然一个大学女生尖叫了起来。开始伯恩以为她受到了惊吓。他转过身子，向那边看去。那个女孩还在打电话，显然是听到了什么意想不到的八卦新闻。当伯恩再转过头来，柯罗兹已经离开了座位。

他劫持了一个人质。

那个人质就是坐在柯罗兹背后的那个女人。柯罗兹站在她身后，一只胳膊搂着她的腰。他拿了一把六英寸长的小刀架在她的脖子上。这个妇女身材娇小，脸庞很精致，大概四十岁的样子。她穿着一件深蓝色T恤、牛仔裤和小山羊皮靴子，脸上写满了恐惧。

开始和她坐在一起的那个男人瘫坐在椅子上，惊恐异常。不

知哪里的一个玻璃杯掉在了地上，摔了个粉碎。

时间仿佛一下子慢了下来，伯恩举起了武器。

“再次见到你真高兴，警官。”柯罗兹有些挑衅地对伯恩说，“你看起来不一样了。到山里去了？”

柯罗兹的眼睛发着一种特殊的亮光。甲基安非他明，伯恩心里想。他想起来他是这种兴奋剂的服用者。

“放松些，安东。”伯恩说。

“马修！”那个女人尖叫起来。

柯罗兹的刀在那个女人的脖子上贴得更近了些：“你他妈闭嘴！”

他开始拖着那个女人向门口走去。伯恩注意到柯罗兹的头上渗出了汗珠。

“不要轻举妄动，”伯恩说，“你冷静点。这样谁都不会受到伤害。”

“谁都不会受到伤害？”

“没错。”

“那你为什么举着那把枪对着我？”

“你知道游戏规则的，安东。”

柯罗兹迅速地向窗外瞟了瞟，然后又转过头看着伯恩说：“你打算在整个城市面前射杀一个可爱的小公民吗？”他一只手抚弄着那个女人的胸部，“我可不这么想。”

伯恩侧过头。一群神色慌张的人正从窗户向里看。他们很害怕，但显然还没有怕到要离开的程度。有人正在打电话，过不了多久媒体就会蜂拥而至了。

伯恩挺了挺身子。他并没有放下武器。“告诉我，安东，你想做什么？”